

在中华商业文明的历史长河中，晋商独树一帜。太原是晋商之都。早在汉唐，太原所产的铜器等商品通过“丝绸之路”已销往海外。太原的商业活动曾经非常活跃，许多商业集镇远近闻名。



太原曾经的商业集镇之 小店镇

文/图 张稳柱

曾经的小店镇，是原太原县四大古镇之一，位于旧时府、县官道交叉的十字路口，古称“四达道也”，就是四通八达的意思。

明清时期，小店镇由于地理位置适中，交通便利，逐渐发展成有影响的商贸集镇。当时有三个大的庙会，促进了集市的活跃，农历逢双日进行集市活动，基本是农民前来集粮，购置生活用品，人山人海，热闹非凡。

那时的集市，北起东官道吕祖庙，沿凤凰街，店铺一家挨一家，排列到南官道顶端下庄道口，计164家。连同分布在草市街、堡西街、文昌庙街、十家庄等地的其他各业店铺、作坊，总计有将近200家，从业人员1500余人。

旅店业20多家，北有德和店，占地3.5亩，规模较大；南有吉祥店、大米店、大盛店、富有店等。

光绪二十六年(1900)十月，慈禧太后携光绪西逃时，出太原，经小店，就在富有店住宿。还有好多骆驼店，专供骆驼及客商往来住宿。

酿造业中的义和永、福聚永、昌盛永、福元昌、瑞兴、汝林等10多家醋坊，担负着小店周围十里八乡、15000多人的食醋需要。当时基本采用送醋上门记账赊销，秋后集中清账，交粮顶款的办法。

20多家饮食业各具特色，聚兴园饭店的面食、三盛元的元宵、谦盛斋的糕点、许二货烧饼铺的油酥切饼等，深得顾客赞赏。

那时，十几家制炮业也是小店一景，生产的二踢脚、一声雷、起火、鞭炮等上市量曾占到太原市场的一半。

枣介糕是阳泉盂县民间办喜事时不可或缺的压轴美食，谐音“早结”，寓意早生贵子。在当地，新娘子上轿前，众人端出枣介糕，新娘子要吃掉最中间的一颗枣，象征新生活红红火火，步步高升。

枣介糕的制作很讲究。做糕前，首先要挑选饱满的大枣，去掉枣核，然后在水中煮，煮到锅里只剩下通体油光的枣，锅里基本没有水之后关火。这道工序是为了把枣里的甜味全部煮出来。

黄米面很黏，往里面掺水时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。过去在农村做糕时，要提前一天用水把黄米泡好，第二天把泡过水的黄米控干，然后在碓臼中捣成面，这样的面粉带着水分，不用掺水就能用。

现在从商店里买的黄米面是干透的，所以做糕前要在面粉堆里挖个坑，放上水。过几个时辰，面把水全部吸收之后，用双手揉搓面粉，让面和水混合均匀。

枣介糕要好吃，最关键的就是和面这一步。锅里的水开了，把掺好水的面均匀地撒在

盂县枣介糕

文 海



蒸笼底层。刚开始，面的颜色是淡黄色的，随着蒸气慢慢从面的缝隙里冒上来，淡黄色的面一片一片地变成嫩黄色。这时，再把准备好的枣均匀地摆上一层，然后撒第二层面，等到第二层面变成嫩黄色时再摆第二层枣，就这样一层面、一层枣，共做三层面三层枣，最后一层枣摆好后下边的面也就基本熟透了。冒着热气的枣介糕黏、软、甜、香，上好的枣介糕，甜软、细腻、丝滑。

习俗剪风

应县丧葬习俗

孙耀星

清明节前夕，老公92岁高龄的奶奶离世了，我们赶回应县老家送老人最后一程。由此也见识了应县的丧葬习俗。

“游街”——回看来时路

奶奶下葬前两晚，每到晚上7时左右，亲人们便开始了声势浩大的“游街”活动。队伍并排两列，一列男丁，由身为老人长孙的老公和长重孙的儿子手捧老人遗像开路，长子等子侄紧随其后，每人手上都拿一根“丧棒”和一盏明灯，为老人照亮前路。另一列是女眷，由我和婆婆作为长孙和长子媳妇排在女眷队首，带领众女眷和男丁一道重走老人生前常走的路，所有女眷的手上都拿着一根点燃的香，等到香即将燃尽时就会及时再换一根，寓意“延续香火”。

为了让“游街”更加“有动静”，两列队伍前端邀请了“鼓匠”和“秧歌”开道，走走停停，吹吹打打，热热闹闹，算是替老人隆重地和乡邻告个别吧。众人跟在热闹的“鼓匠”和“秧歌”后面缓缓前行，村头的小庙、曾经的老宅还有老人生前遛弯儿的空地，“游街”队伍一一走过。

夜空中，不时有烟花升腾，一番璀璨夺目的绽放之后又归于平静，像极了这缤纷绚烂后最终归于尘土的生命。

“送祭”——口碑“试金石”

除了葬礼当天邀请亲友前来祭拜，

下葬前一天下午还有一个接受乡邻自发祭拜和供菜的“送祭开放日”。相对于亲友的亲缘关系及深厚交情，未收到葬礼邀请的乡邻们和老人关系可谓“非亲非故”，即使以前交往不密，但大家会因为老人生前的品行而对其尊敬和爱戴。这个乡邻自发祭拜和供菜的“开放日”堪称口碑“试金石”。逝者生前品行如何，在这一刻自然知晓。大家在家里准备几样美味小菜，盛放在精致的小碗小碟中，用托盘恭敬地给老人供上。

“出殡”——祝福后来人

正式下葬的日子到了，送行的所有男丁女眷排成两列纵队向坟地方向缓缓移动。最特别的是女眷的一列纵队，作为长孙媳妇排在队首的我手捧一个装着大馒头和饭钵的包袱，需要双手小心翼翼地捧着，不能手滑掉了东西，更不能“打了饭碗”。一块绵延几十米的白布巾“斗篷”，从前到后先后覆盖了老人长孙、长子、子侄媳妇以及女儿外孙女等所有女眷的头部，女眷们依次站立，共同头顶这块布巾“斗篷”缓缓前行，所有人都想着同心协力步调一致，不能乱了步伐影响队伍前进。我想，戴这种特殊的头巾“斗篷”，不正是寓意着良好家风要一脉相承绵延不绝吗？带着老人的祝福，让子孙更加优秀、家族更加兴旺，一代又一代传承下去。

并州话回

掏雀儿

文/彭庆东 图/赵华川



雀儿，学名麻雀，老太原人也称其为“家雀儿”，掏雀儿即掏麻雀窝。儿时的物质匮乏，孩子们玩的游戏都是“就地取材”，掏雀儿便成了春夏一项快乐的游戏。

麻雀头圆尾短，嘴部呈圆锥形，翅膀短小，生存能力极强，所以种群数量庞大，又因性格活泼、鸣声喧噪，所以很招小孩子们喜欢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人们普遍住的是砖瓦平房，尤其乡村多数房屋破旧不堪，房檐头经常住着雀儿，生产队的马棚里、草房里住的雀儿更多。四五月份的天气不冷不热，正是雀儿繁殖的旺季。晚上雀儿们都回窝了，于是小伙伴们拿着手电筒，搬着凳子或梯子，探到房檐边上去掏雀儿。雀儿喜光，手电一晃，雀儿就“啾啾”地叫唤开了，朝着光线飞，这样雀儿窝就被我们找到了。掏出来的雀儿，有刚孵出来没几天，还是红皮鸽儿的，人工养不活，就重放回窝里，让老雀儿再养着；

有羽毛快丰满的，捉回去后经过精心喂养，驯化成为善通人性、会简单表演的宠物；也有的小孩子把它们圈在竹笼里，充当观赏鸟，或者拿根细绳拴住雀儿的脚爪，当老鹰架着玩。从小被玩大的雀儿还很黏人，见了我们就“啾啾”叫个不停；有的见了空中自己的同类时，还招呼它们飞下来共享食物。当然也有的雀儿长大后随同类远走高飞一去不复返，心里不免感到一丝惆怅，但是想到它们本该是要回归大自然的，欣慰之感又油然而生。

掏雀儿也有讲究和忌讳，就是掏的时候不要说话，一方面害怕惊飞睡觉的雀儿；另一方面害怕有蛇从张开的嘴钻进肚子里。至于掏雀儿蛇爬进肚子里的事是听大人们说的，我们从来没遇到过，也许是大人怕顽童们过于淘气故意吓唬。但是，为了以防万一，雀儿窝下面的墙边上没有鸟粪痕迹的，我们都不掏，害怕是蛇洞；或者用一根小棍子捅进雀儿窝里先“侦

察”一番情况。掏到雀儿窝后，小伙伴们赶紧找虫子、小米等吃的，忙忙碌碌，闹闹嚷嚷，比一群真正的雀儿还雀跃。

掏雀儿还派生出一些谚语和歇后语。如“掏雀儿掏出蛇来”，寓意某些人做事时只看到眼前利益，没有考虑潜在的危险；“掏雀儿，蹿(duàn)狸(松鼠)”，引申为不务正业，成了少数顽皮无聊孩子的标签；“掏雀儿掏出个猫杏鹑(一种隼形禽类的旧称)——不像个鸟儿”，是歇后语“嗑瓜子嗑出个臭虫来——啥仁(人)都有”的翻版；“烟洞眼内掏雀儿——没在兀荷里”，“兀荷”是老太原方言里的“那个里面”，这句歇后语的意思是解决问题的思路不对，找错了地方；还有“老鹰窝里掏雀儿——一窝不如一窝”“掏出来的家雀儿——翘不硬”。

如今，麻雀已被列入保护动物，人鸟和谐共处的今天，但愿如今孩子们的游戏中能有更多的大自然气息。